

花火

戏份很足的醋王总裁
配合表演的白兔少女



喜欢你这件事呀

南奚川
· 著

《花火》杂志
甜度满分连载

地震废墟中将她带回，
从此她是他守护的妹妹。

霸道总裁人设瞬间崩塌，
恋爱脑、厚脸皮展现无遗

纵观这几年 / 我走过最远的路是你的“戏路”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欢你这件事呀 / 南奚川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ISBN 978-7-5594-1819-7

I. ①喜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4405 号

书 名 喜欢你这件事呀

作 者 南奚川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黄欢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

文字编辑 陈琳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180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,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819-7
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001 ♥ 第一件事

018 ♥ 第二件事

029 ♥ 第三件事

039 ♥ 第四件事

054 ♥ 第五件事

070 ♥ 第六件事

080 ♥ 第七件事

089 ♥ 第八件事

097 ♥ 第九件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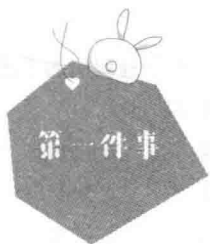
115 ♥ 第十件事



目录

CONTENTS

126	♥	第十一件事
138	♥	第十二件事
149	♥	第十三件事
159	♥	第十四件事
179	♥	第十五件事
196	♥	第十六件事
217	♥	第十七件事
238	♥	第十八件事
266	♥	第十九件事
283	♥	第二十件事
295	♥	番外一
301	♥	番外二
306	♥	小前传



下午六点多，正是下班高峰期。

地铁里人头攒动，各种味道混在一起，逼仄的空间中，烦躁的情绪被无限地放大。到了换乘站，门一打开，秋栀把包抱在胸前，脚几乎快要腾空地被人群扔到了门外。出了地铁口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，秋栀才感觉活了过来。

迎着热浪，秋栀加快脚步，推开了星巴克的门。她扫了一圈，在右边靠窗的位置看见了埋头玩手机的时夏。

时夏是秋栀的高中同学，大学又在同一座城市，只是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，在这座大城市见一面也不是那么容易。

这快到学期末，正是最忙的时候。若不是为了要紧事，秋栀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约她出来逛街。听见凳子被拉开的声音，时夏沉迷于手游里的厮杀，头都没抬地问：“难得你主动约我一次，今天想买什么？”

秋栀拿起桌上的星冰乐喝了一大口，感觉浑身的暑热褪去了几分，才回答道：“简渡禹快生日了，我想给他买个礼物。”

时夏一个手滑按错了技能，当场死亡。高地被敌方一波推翻，又躺尸了一局。

“你哪里来的钱？”

时夏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上个月秋栀为了送简渡禹一个机械键盘，省吃俭用地吃了大半个月的稀饭和馒头。

秋栀放下杯子，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：“我前段时间参加演讲比赛的奖金下来了，能挪点出来。”

时夏拆开看，发现里面是一张银行卡。

“奖金多少？”

“两万。”

“你要买什么东西？”

秋栀收起信封，喃喃道：“他暑假就要去实习了，正好缺块像样点的手表……”

时夏一脸无可救药地看着她，一句话也懒得多说。如果说爱情让人盲目，那么秋栀看见简渡禹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了一个瞎子。大一入学的时候，秋栀对当时在计算机学院小有名气的简渡禹一见钟情，后来反被简渡禹表白，两人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

外人看起来的绝配，实则全不尽然。时夏看不出简渡禹有多好。其他的她说不准，但一个男人心安理得地花着女人的钱，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偏偏秋栀是一根筋，喜欢一个人就无条件地付出，别的也不愿意多想。

秋栀挽着时夏的手，喜滋滋地来到四楼的手表专柜，一眼扫过去，就看见前几天简渡禹跟自己提过的款式，二话不说就准备下手付款。

时夏瞟了眼价格，好家伙，6999，眼珠子一转，出声拦住了她：“小栀，我饿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”

“可这表……”

时夏抽过她的银行卡塞进包里：“一会儿吃了饭再来买呀，表又不会跑。我快饿死了，走吧走吧。”

秋栀无奈，只好先跟时夏离开了专柜，走了几步，时夏才开口说：“你不觉得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吗？”

秋梣咬咬唇，没有说话。这个比赛的奖金是她熬了多少个通宵，起早贪黑地准备演讲比赛才换来的，她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。

“你送他的东西跟他送给你的东西，这个价值能画上等号吗？”

秋梣被时夏问得一愣，回想起来，在一起的这一年里简渡禹送给她的礼物屈指可数，不过是一些哄小女生的玩意儿，想来也不值多少钱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秋梣也知道，简渡禹的家庭条件并不好，所以一直没过多要求。

秋梣撇撇嘴，掩饰住心底的失落，低声说：“夏夏，我觉得不能这么算……”

“礼尚往来这个道理连小孩子都懂，他简渡禹一个成年人还能不懂？”时夏气不打一处来，“他就是仗着你喜欢他知道吗，要这要那的他怎么不去当……”

秋梣见她突然没了声音，追问道：“当什么？”

“小白脸。”

时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，神色不自然地指着前面腻歪在一起的两人：“你看那个人……是不是简渡禹？”

秋梣不以为然地笑笑，说道：“怎么可能，他今天跟我说要去公司面试。”

她嘴上这么说，视线还是不自觉地顺着时夏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秋梣的笑意顿时僵在脸上，简渡禹搂着一个女人走到拐弯处，时夏和秋梣都看清了他的正脸。

“这女的是谁啊？”

时夏挽起袖子就准备冲上去问个所以然，却被秋梣拦了下来：“我打个电话。”

秋梣强装镇定地从包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简渡禹的电话，眼神死死地盯着拐进手表专柜的两人。

电话响了五秒左右被接起。

简渡禹不耐烦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秋梣稳住情绪：“你面试结束了吗？我们一起吃晚饭？”

“我还在公司呢，你自己吃吧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……”她的话没说完，那边就挂了电话。

透过玻璃橱窗，秋梣看见简渡禹满脸笑意地吻了那个女人的脸颊。画面太刺眼，连时夏都不忍心看，她有些后悔刚才情急之下让秋梣看见了事实。

“小梣……你没事吧……”时夏看到一贯温柔脾气好的秋梣气得浑身发抖，心里感到不妙，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，就见秋梣迈着步子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。

秋梣气红了眼，走到简渡禹面前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：“你不是跟我说在公司吗？！”

简渡禹毫无防备，冷不丁地被她一推，往后退了几步，险些让身后的女人也摔倒。他伸手扶稳女人，转头准备大骂几句，在看见是秋梣后，满脸错愕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……”

“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，这女的是谁？”

简渡禹看得清形势，短短几秒间便做了决断，牵着温芮俪的手：“秋梣，你别胡闹，这是温总的女儿。”

“温总？”

简渡禹轻咳一声：“这话我本来想过几天告诉你的，既然你都看见了，那今天就挑明了吧。”

“挑明什么？”

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秋梣看了看他手上佩戴的表，又看了看身边那位等着看好戏的女人，觉得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个笑话：“是因为她能给你买更贵的表吗？”

秋梣回想起刚才时夏说过的话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现在跟我说分手，我之前为你花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分手？！”

简渡禹面上挂不住，嘴上更加口不择言：“是你非要送我的，我求你给我买了？”

时夏冲上来护住秋栀，指着简渡禹的脸骂道：“你还要不要脸？”

“是，她可要脸了，都什么年代了还跟个贞洁烈女似的，平时摸一下跟要死人一样，谁知道之前跟多少个男人——”

“啪——”

简渡禹捂着脸，满脸难以置信：“秋栀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！”

“你真是个人渣败类！”

秋栀扬起手，准备再扇一耳光的时候，被简渡禹抓住了手，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他狠狠地一把推开。秋栀一个重心不稳，眼看着就要撞上后面玻璃柜的尖角，她害怕地闭上了眼睛，但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。秋栀感到有人从身后托住了自己的身体，缓缓睁开眼，抬起头，就像是相机被设定了慢动作，她的视线从他的西装裤缝移到他的手上，再缓缓向上，他的纽扣、他的衬衣领，最后是他的脸。

“秋栀，你是不是傻？”陈新北手上一使力就把秋栀扶了起来，顺便替她拍了拍衣服的褶皱，眉头紧蹙，预示着他此刻糟糕的心情。

秋栀愣愣地看着他，规矩地叫了声：“四哥。”

陈新北瞥了眼简渡禹，勾勾嘴角，带着几分嘲弄：“这就是你那个小男友？”

秋栀吸吸鼻子，“嗯”了声，又觉得不对，忙补充了句：“以前是……”

简渡禹打量了几眼这个周身贵气的男人，像是误会了什么，嚷嚷道：“秋栀，你还有资格打我，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货！”

秋栀忙解释道：“他是我——”

陈新北直接打断：“闭嘴。”

秋栀被陈新北的眼神吓了一跳，乖乖地噤了声。

陈新北朝着简渡禹走过去，松开了自己的袖口，挽了半截上去，露出精瘦的手臂：“给你个机会，把刚才那句话收回去。”

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想打我不成？”简渡禹指着自己的脸，满脸挑衅，“来啊，往这儿打，不打是孙子！”

陈新北抓住简渡禹的领口，目光凶狠地吐出几个字：“给脸不要脸。”

下一秒，他朝着简渡禹的肚子一脚狠狠地踢过去，不是要害，却是最痛的地方。简渡禹跌坐在地，捂着肚子说不出一句话。

陈新北丢给营业员一张银行卡：“打扰了，损失费算我头上。”

秋梔面对现状语无伦次：“四哥，你……这……还有他……”

陈新北横了她一眼：“还舍不得分手难道要留着过清明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……”秋梔忙摆手否认。

陈新北抓住秋梔的手腕：“那就回家。”

秋梔忙不迭地跟着他走，看了眼身后的时夏，说道：“四哥，我朋友还在……”

陈新北松开她的手腕，甩下一句：“叫她跟上。”一个人先一步走到了前面。

时夏走上来与秋梔咬耳朵：“小梔，你四哥路数原来这么野？”

秋梔咽了口唾沫，捂着自己的小心脏，惊讶得说不出话。

秋梔挽着时夏的手，与前面周身散发着阴沉气息的陈新北保持着至少三米的距离。陈新北走到电梯口，发现人还没跟上来，回头扫了一眼，也没说话就这么看着。

“喂，你四哥看着呢，走快点！”

秋梔心虚地垂着头，和时夏打商量：“一会儿我四哥要是问咱俩为什么在这里，你就说我是来陪你买东西的。”

时夏面部抽搐，用一种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她：“你觉得我买得起那个专柜里的手表？”

秋梔虚张声势地反驳她：“就不允许人去看看啊，谁说来逛就要买的！”

陈新北不知道何时走了回来，饶有意味地盯着她：“你要买什么？”

秋梔讪讪地打着哈哈：“没什么，我就是随口一说……”

陈新北“嗯”了声，没有再追问下去，秋梔不由得松了口气，以为这事儿会就此翻篇，陈新北却把话头转向了时夏：“你是小梔的高中同学吧？”

时夏跟秋栀一样，看着陈新北就莫名心里发虚，谁让这个男人气场太强大：“是，我们见过几次。”

电梯门打开，陈新北用手按住门缝，让两个小姑娘先进去，待电梯门重新合上之后，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起来：“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你好像在成江大学读书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陈新北了然地点点头，念叨了句：“那等下先送你回学校，是在北城区的校区？”

时夏是个识时务的人精。她看了眼缩在角落装透明人的秋栀，也看了看似笑非笑的陈新北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听小栀说，老宅好像在南城郊区？”

“是啊，这成江的交通就是不好，一到这个点就堵车。”

得，这逐客令已经十分明显了。时夏避免被误伤，只能顺杆往上爬：“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，四哥你不用送我了，我一会儿直接去商场外面坐地铁就行。”

秋栀一听话头不对，试图挽留：“地铁多挤啊，我们送你吧。”

送送送，送你妹啊，送命还差不多。时夏忙摆手，对秋栀抛过来的求救眼神选择了视而不见：“不用了，你难得回家吃顿饭，别让家里人等太久。”

陈新北沉吟着点了点头：“小栀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让人省心了。”

秋栀：“……”

在地铁口送走时夏，秋栀立马主动转移了话题，挽着陈新北的胳膊，笑得好不乖巧：“四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，有应酬吗？”

陈新北丝毫不买账，抽出自己的手，先一步走到了前面，他走得极快，秋栀必须小跑才能跟上。陈新北敲了敲副驾驶的车窗，对里头的司机说道：“小张，你可以下班了，我自己开回去。”

司机训练有素，不该问的话一句也不问：“好的，陈总。”

秋栀刚才还存有侥幸，以为司机还在车上，陈新北也不会拿她怎么样，可现在连司机都给支走了，她怕是要完。秋栀默不作声地打开车门

坐了进去，系上安全带，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陈新北冷了她一会儿，等车开上高架桥后，才开口：“想好托词了吗？”

“想好了……”秋樾下意识地应了声，发觉不对连忙改口，“我没想好，啊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行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过在你表演之前，我给你提个醒。”陈新北微抬下巴，顿了下，“最好别有明显的漏洞，比如时夏约你来逛男士手表专柜，光看不买这种借口就太低级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你能就你能，你最能，要不要递个窜天猴送你上天？

秋樾咬了咬嘴唇，两相权衡下说了实话：“我来给简渡禹买礼物，碰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然后我就冲上去……”

“停。”陈新北脸色又阴沉了几分，“买什么礼物？”

“生日礼物……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就……就几百……”

“秋樾，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对我撒谎。”

“6999……”

陈新北歪着头，每个字都像是带着火气：“你还真是能耐了，一掷千金为男颜？”

这种明嘲暗讽，秋樾听起来格外刺耳，没忍住就回呛了句：“我没花你给我的钱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秋樾还嫌呛得不够，理直气壮地补了句：“我用的自己的比赛奖金，我的钱怎么花我自己决定。”

回应她的是一片死寂。陈新北轻笑了声，猛地加快了车速，秋樾的后背直接砸在了椅背上，伴着引擎的声音，秋樾听见他说了句：“你还真是没良心。”

秋梔自知她刚才说错了话，此刻却不想服软，别过头不再看他。

路上拥堵，车驶入军区大院的时候已经月色当头。

今天并不是周末，老爷子不知道秋梔会临时回来，吃过饭后便回屋睡觉了，负责做饭的赵阿姨从厨房收拾好碗筷出来看见一前一后进屋的两人，感到有些惊讶：“呀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陈新北脱下外套随意地扔在沙发上：“蹭饭，爷爷睡了吗？”

“刚睡下，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。”赵阿姨打开冰箱，寻思着剩下的食材还能做些什么。

“不麻烦了，煮两碗面就行。”

“行，你们坐会儿。”

秋梔坐在沙发上听着陈新北和赵阿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，得知他过两天又要去外地出差，归期不定。真是个大忙人啊。秋梔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

老宅的装潢极为讲究，清秀别致的吊顶配上古韵十足的壁画，在暖黄色的灯光中交相辉映。老爷子喜欢古朴有年代感的东西，红木博古架上摆放着一些老古董，正中间是一块翡翠白菜，听老爷子提过，这是陈新北前几年去缅甸调研弄回来送给他的，菜帮子白得透亮，菜叶的俏绿色从叶尖由深及浅最后在根部晕染开来，成为不规则的纹路，透白与翠绿的结合，格外夺人眼球。

秋梔不懂玉，只觉得这物件像极了它的主人。

他是陈家年纪最小的孙子，也最受老爷子陈建良的喜欢。秋梔听赵阿姨说过，陈新北十六岁就上了大学，二十一岁在国内读完硕士后便出国继续读博。说来现在只比她大了八岁而已，难为她看见陈新北的第一眼居然开口叫了人家一声叔叔。

二〇〇七年，秋梔的家乡发生重大泥石流灾害。见到陈新北那天已经过了灾后72小时，秋梔被医护人员安顿在一个临时医疗帐篷里，得知父母和外公已经葬身于泥石流之中，其他亲戚也不知所终的秋梔，三天里没开口说过一句话，和其他哭闹不止的同龄人相比，秋梔显得太过安静。

“你好，请问这里有一个叫秋梣的小姑娘吗？”

“好像有……”

帐篷外，她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秋梣眼前一亮，以为是家里人过来寻她了。她连鞋都没来得及穿，拖着被石头砸伤的右腿，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前，掀开帐篷的帘子。

入眼的却是一个胡子拉碴，浑身衣物上满是泥泞的男人，皮肤偏小麦色，身形颇长，正在跟护士说话。原来不是她的家里人，秋梣失望地撇撇嘴，垂下了头，心里的不安愈加强烈。

“喏，就是她。”护士搀着秋梣的胳膊，责怪道，“你怎么又下床了，脚还要不要了，我不是说了要卧床静养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以为……”秋梣说着说着就没了声，一个劲儿地擦着眼泪。

陈新北看了看秋梣，发现和老爷子发过来的照片基本吻合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。终于找到人了。

陈新北对身旁的护士问道：“我可以跟她说几句话吗？”

“可以，但是别走远了。”伤员人数多，护士本就忙不过来，打了声招呼就把一旁的拐杖拿给秋梣，便离开了。

“你是周卫的外孙女秋梣？”

听到自己外公的名字，秋梣有片刻的愣神，抬起头来看他：“你认识我外公？”

陈新北拿了张凳子过来让她坐下，不紧不慢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。

从他的话语里秋梣得知，她是外公的老战友陈建良的孙子，陈老爷子在电视上看见阿坝州发生泥石流灾害的新闻，派人打听了自己早年的战友周卫一家的消息，得知除外孙女秋梣外一家人都已去世的消息后，立刻派正在灾区参与救援的孙子陈新北寻找她，并确保其性命无忧。

秋梣对这个陈老爷子有点印象，之前经常听外公提起有个居住在成江的老战友，早年在抗美援朝战役中外公救过他的命。战争结束后队伍解散，外公选择了回家乡，而原本就出身大世家的陈老爷子则回了成江，

没多久便成了政界要员。

两人联系不多，但每年陈老爷子都会来阿坝州玩几天，这几年年纪大了不再适合路途颠簸，仔细算算秋梔也有很久没见过这位陈爷爷了，但记忆里还是有些印象，何况陈新北和陈爷爷长得确实有几分相似，想来不会是骗人的。

秋梔听完这一切，礼貌地站起来，冲陈新北问候了声：“陈叔叔好。”

叔叔？陈新北的笑意僵在脸上：“叫什么叔，叫我哥。”

秋梔打量了他一番，忙改口：“陈哥。”

陈新北笑出了声，这是什么黑社会老大称呼：“我在家排行老四，叫我四哥吧。”

秋梔点点头：“四哥。”

陈新北这几天就没好好休息过，更别提打扮自己，也不难理解小姑娘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叔叔。

秋梔想起陈新北之前的问话，委婉地回绝道：“四哥……我不能跟你走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秋梔咬咬嘴唇：“我必须找到小姨他们……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……”

原来她还有其他亲人。

陈新北思忖片刻：“那我帮你找，等找到了再和他们商量一下你的事。”

秋梔感激地冲他笑笑：“麻烦你了四哥。”

陈新北看了眼她肿得老高的右脚，最后蹲下身，拍了拍自己的后背：“上来吧，我背你。”

秋梔绞着手指，坐在原地不知如何反应。

陈新北等了半天没动静，转头对她露出一个稳妥的笑容，安抚道：“我带你去县医院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你的小姨。”

秋梔犹豫片刻，还是爬上了他的背。路有些不好走，他深一脚浅一脚的。秋梔无意识地勾住了陈新北的脖子，看见男人从额头流下来的汗

浸湿了衣襟，一种无言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，就冲你叫我一声哥我也得管你不是？”

很久很久之后，秋梔仍记得这一瞬间，这个胡子拉碴、眼神清澈的男人，用他的背脊为她重新撑起了一片天。

赵阿姨的厨艺特别好，两碗普通的鸡蛋面闻起来都是香味扑鼻。秋梔心里还和陈新北别扭着，本想找个借口回房间不吃饭了，正准备开溜，赵阿姨叫她：“小梔，快来吃，我给你卧了两个鸡蛋，都是溏心的哟。”

“好。”盛情难却，秋梔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。

趁着煮面的空当陈新北回屋换了身家居服，白T短裤人字拖，不知道是不是衣服的缘故，秋梔瞧着他，好像火气消了不少。秋梔拉开椅子坐下，拿过筷子慢条斯理地搅拌着面条，眼角的余光止不住地往对面的人脸上瞟。

好像又晒黑了点，整日在外跑也没个消停的时候，精力比自己还好。

陈新北咽下一口面条，抬眼正好迎上秋梔来不及收回的视线。微妙中带点尴尬，秋梔咳了两声，傻笑：“四哥你吃得真香。”

陈新北看着她这副没心没肺的傻样就堵得慌，一个字没回埋头继续吃。

“.....”

居然被无视了。秋梔讪讪地摸了摸鼻子，不再自找没趣，低头吸面条。

半碗面条下肚后秋梔已经吃了个十分饱，盯着剩下的一半发愁。还是想着没有在饭点吃饭两人饿得紧，赵阿姨这碗面煮得可谓非常耿直了，比平时足足多了一倍。

陈新北吃完最后一口，见她拿着筷子挑着碗里的面条玩，显然是再也吃不下去的样子，不浪费粮食是陈家一直以来的规矩。

秋梔想着家里好像还有消食片，心一横准备几口干了这半碗面条，刚夹起一筷子，连碗带筷就被抽走。陈新北把自己吃好的碗推在一边，将秋梔碗里面的剩面倒进去，随后站起来往门外走去。